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二、銀花明火樹 朗月耀星河

這年因其十二白天就趕了來，閒中無事，仍和兩同伴沿河遊玩，住在和尚廟裡。為了過河方便並還帶來一隻小船，十四夜裡忽想移居鎮上。像他這樣豪富，先又來了客貨，自然不怕沒有房住。過河時天早入夜，當年花燈因有兩三家富豪嘔氣，各結一幫互相比賽，比較往年還要熱鬧，河岸上燈火通明，宛如白晝，遊客香客成千累萬，往來如織，各處燈棚人都堆滿。大忠等三人照例自來自往，不要手下接送，一點架子也沒有，因此卻出了事。

這兩家富紳中有一人名叫張玉庭，父親是朝中大官，乃兄又是山東提督，家財豪富，本身也有一點功名，越發趾高氣揚，目中無人。雖然讀過一點書，不似尋常土豪那樣強橫作惡，仗著自家財勢和父兄的交情，也極驕狂任性，想到就做。每次出門都要帶上許多豪奴，前呼後擁，所到之處常人早被轟散。

這年因幫一家親戚與人鬥富，別出心裁，定制了幾百盞花燈，自覺必能出奇制勝，到了十四夜裡忽聽人說對頭打算以多為勝，要放三萬六千盞河燈，因料自己這面趕造不及，業已點出，誇耀示威，雖知對方是個土財主，不如自己能運巧思，休看燈多，決非自己這面對手，但是還不放心，惟恐丟人，只帶了五六個隨同練武的教師和豪奴，穿著常服，自往窺探。

不料那土財主非但擁有幾千頃良田，並在鎮上開有好些行棧，暗中做著極大土產生意，資財十分雄厚，但知官家一面自己勢力不夠，惟恐樹大招風，想作長久打算，無奈斗大的字認不得幾升，一班有財有勢，又有功名、富而且貴的人家都看他不起，無法結交，又不願降低身分去走門子，特意設下巧計，知道這兩家對手財勢雙全。

張玉庭非但父兄都是文武大官，乃父門生故舊多在當道，本省文武官吏府道以上都是他的世交，稱兄論弟，因其少年公子，家財豪富，無須求人，並不時常出入公門，喜歡應酬，只是擺闊，無什請托，這等人如與結交，將來必有大用。

第一年先借賽會引門他的內兄內弟，果然第二年將他引了出來，一面用盡心思暗中準備，一面派人喧說，自己無什學問心思，只能以多為勝，其實暗中準備的又多又好，耗費金錢之多自不必說。

當玉庭便服窺探之時，對方早有專人暗中窺探，動作皆知，知其來時還未吃飯，打算看燈回去再同飲酒賞月，特地備了幾桌盛宴相待。先故意把那許多奇巧燈彩露出一半，等到玉庭看出不妙，非丟人不可，自家雖有極大財勢，父兄在朝為官，自身又有功名，其勢只能暗中報復，不能公然和往年鬥燈的土豪一樣打出人命，連累父兄官聲和自己前程，就是將來暗算，當年人卻丟定。

尤其是這次賽會不是本心，全因內兄內弟去年為人所敗，愛妻懲息，非代翻本不可。經此一來，不問以後如何，當時人已丟定。照著鄉風，自己亮燈不與人鬥，算是專做功德，還不相干；一經指明叫陣，如遭慘敗，非但傳為笑談，丟人太大，失了家中名望，並還晦氣，無論官商俱都不理。日子又短，多大財力也難挽回。

正在急怒交加、無可如何，主人畢貴忽然親身迎出，卑詞恭禮來請入席。照例此是對方自知不敵，惟恐傷名倒運向人求和的表示，於理不能不去，何況主人禮貌懇懇，只約有兩個有名望的相識紳青，並無多人。初意以為對方虛聲嚇倒，不知自己做了多少燈彩，暗中得計。

入席之後主人忽然自願認輸，只求從此雙方合成一家，不要張揚出去。同時又說：「公子真個高明，暗地做了那麼多而且好的花燈，我今夜才知底細，差一點沒丟大人。」

玉庭明知不如人家遠甚，只好含糊答應。心想：對方雖然上當，總算雙方顏面無傷，是他自家求和，少時最好把燈和在一起，但又不好意思開口。正在為難，那兩個舅爺也被主人用自己名義請到，見面之後背人一談，才知對方不願結仇，非但當先求和，並且另一半最好的花燈早就換了自家旗號。

這類比富賽燈之事照例虛虛實實，張冠李戴，事前不說真話，主人為示去年失禮，並還送了極重的禮物，均是富貴人家最心愛的古董字畫、珍奇玩好之物。對方雖然商人，事理卻極明白，人更豪爽慷慨，反比一般俗吏酸丁談吐舉止高明得多，雙方一拍即合。

這三個少年公子雖然心喜，終恐旁人議論，主人把話說開，約定事後結交，登門拜訪，當時也未深留。席散出來，見正走燈，天氣還早，連日擔心的事業已過去，還結交了一個富商中的通品，路上越談越高興。

正往前走，忽見一條小船橫波斷流而來，其急如飛，到後一看，那船乃是特製，船底附有兩長條羊皮製成的氣囊，左右兩舷各有一個水車，由兩個壯漢搖動，後面兩人划槳，一人撐舵，走在這樣浪大流急的黃河之中竟是又穩又快，精巧已極，從未見過。

中艙只有三個不起眼的船客，等到趕去人已上岸，船也快要開走。一時乘興，想要喊住詢問，打算買來游河，不料同行豪奴誤認土人所有，又恐船開，上來便用威勢嚇人，吃船上人回罵了好幾句，想要發作，船已離岸，船頭一人大聲笑罵：「你們只好欺負尋常百姓，我們自家的船，既不當官，又不欠糧，休說不受人欺負，便是你們拿去也不會用，到了河裡只有淹死，明日十五想受超度還來得及。」

三人聽他口吐不遜，自是大怒，無奈船已走遠，只得氣在心裡。正準備明日派人過河查問，忽在自己燈棚之內認出那三個坐船人，因其身材衣服相似，只當是普通商民，隨行豪奴又以惡聲相問，不料內中一個正是成大忠，非但不肯受欺，口齒尤為厲害，竟用言語將眾人問住。

豪奴和另一同行教師剛想伸手，大忠只是冷笑一聲，往旁閃開，身邊兩人稍微用手一擋，動手的全吃了虧，幸而有兩個和尚認出大忠，上前解勸。那教師原是行家，也嘗到對方味道，忙使眼色止住眾人，向和尚一打聽，才知那兩個是他所用保鏢，武功極高。三人雖然生氣，因表面上未分勝負，又有顧忌，就此走開。

怨家路厭，十五前半夜和畢貴合在一起，準備放燈，大忠又往燈棚遊逛，擠在人叢之中無人看出。畢貴討好，笑說：「此人必是涼州土包子財主，沒見過世面。」略談了兩句也就放開。等到河燈放完，這年恰是畢、張、朱三家的燈和燄口最盛，從來所無，本是對頭，又化敵為友，合成一起，終場無人打架，只擁擠踐踏傷了二十多個看燈的土人，平安度過。

正在歡宴慶功，準備賞月，忽見昨夜快船亂流載河橫波飛馳而來，到後縱上一個壯漢，遞一名帖，說奉主人成大忠之命，請諸位財主公子明年今日在此賽會比燈，但他每年均做功德，此係昨日有人背後發話，欺人太甚。另一樁事，預定由明年七月十三夜起亮燈，十五比賽走燈放河，與另做的功德無關，共只三日，望諸位地主人賞光等語。說完，得到畢貴回音，立時回船馳去。

這時一班有燈的土豪紳富均來慶賀，畢貴又喜拉攏誇張，意欲就勢勾結，酒席擺了一百多桌，人都在場。這班土豪均想巴結闊人，人人好勝，正在商量，以後索性在這三家領頭之下合在一起，不再比賽，忽有外州縣人挑戰，口氣十分強做，並還把當地富人全數挖苦在內，不由激動公憤。

當時議定，對方多大財力也只一人，我們人多勢盛，還不是一比就比下去！有錢人都會打算盤，傷財惹氣一半好名，一半為了一時之憤，事情一過，想起大量金錢的損失，多半肉痛；無奈騎虎難下，不得不咬著牙齒與人相拼，一面再想方法搜括盤剝以補所失。

口說輸財不輸氣，除非雙方仇怨真深，都巴不得乘機下台，而這類人大都氣味相投，稍微遇見機會，有個名目可以推托，立時合在一起，經此一來大家拉平，在本鄉本土不能受外地土包子欺負，一個丟人大家沒臉的號召之下，自願化除嫌怨，互相勾結。

何況還有三家財勢最大的人領頭，聲勢何等浩大，自然滿心情願。有那以前被人鬥敗、自知財力有限、浪費無用、再打腫臉充胖子，連那小財主的名望都不能保持、業已忍著氣憤退出圈外的小富翁們，得到信息都不肯錯過機會，想盡方法拉攏加入。

為首三家見聲勢越來越大，還在得意。哪知對方非但財力雄厚，揮金如土，不惜耗費，心思並還靈巧。到了第二年七月十三夜裡，一看對方所準備的燈棚也和尋常差不多，數目多少卻是相差懸殊。對方又是外州縣人，事前派有密探，所用工匠早已買通，一舉一動均有報告。

所占之地雖然半里來長一條，所制花燈均是仿造往年所見，無什新奇，表面看去雖然也極繁華，用錢不少，但是自己這面還有多半暗中藏起，要到臨時方始出現，對方並不知道，看那意思和地勢，並無別的隱藏，如有也早得信，別的不說，單是內中二十萬盞花燈，為數之多和工料之好，先非對方所能辦到。

正在得意洋洋，一面埋伏下許多叫好的人，準備事完把對方羞辱笑罵一場。第二日夜裡雙方照例走燈，看出對方燈還是那些，所用土人極少，拿燈的人均是一色打扮的年輕壯漢，單那一色鮮明華麗的服裝所用金錢就不可數計，人有好幾百，扮魚籃法身和龍女、善才的少年男女更是俊美，通身珠光寶氣，吃周圍數百盞明燈一照，已是好看到了極點，觀音手上魚籃更是極好珍珠穿成，再裝飾上許多珍寶，旁邊更有二十四名手持刀劍火把的華服壯士保護，越覺寶光四射，聲勢驚人。

為首三家知道對方遠在涼州，花燈準備得少，不能大量運來，欲以服裝魚籃取勝。雖然事前業已得信，各富家的珍珠寶玉全數取出收集攏來，也裝有一個珠寶穿成的魚籃，勉強可和對方拉平，那許多身穿華服的持燈壯漢突然出現卻未想到，步法又似受過訓練，進退快慢都有法度，所到之處真似一條火龍，沒有絲毫零落中斷，不像自己這面拿燈的都是貧苦土人，穿得多半破舊，有的並還赤背赤腳，和叫花子差不多，走起燈來也是參差零亂，毫不整齊。

往年看慣，只覺熱鬧，從未在意，這時相形之下，一樣的燈，對方還沒有自己這面多，有幾種出奇的並還沒有，無奈對方人用得好，衣履服裝整齊一律，相形之下由不得便減了許多成色，被人家比了下去。偏是事前不知，等到發現，當時要幾百身綾羅綢緞製成的服裝，多大財勢也變不出。頭一樣那些持燈少年的整齊步伐先辦不到。

妙在對方也有好幾百人，走到路上肅靜無聲，只聽音樂悠揚，細吹細打，隨同內中十幾個手持各色特製號燈的人進退，從無一人開口說話。當頭先是數十枝大火把，作一圓陣向前開路，燈隊緊隨在後，所過之處人們自然讓開，對看燈的人從未疾聲厲色說過一句重話，連想將他從中衝斷都辦不到。

不似自己這面，好些執事豪奴拿了鞭棒，前呼後應，厲聲號叫，奔走不停，汗流浹背，亂成一片，但總是那麼散亂，對於那些看燈的人不時揮鞭亂打，朝前開路，還是顧不過來。雖然事前伏有領頭叫好助威的人，不知怎的沒有人家過燈時觀眾那樣歡聲如雷，爭前趕後，看完一段又繞路搶往前面再看，彷彿從來未見之奇。雖然為首三家各運巧思，有許多精奇巧妙的燈對方一盞也沒有，看的人一樣同聲贊好，不算丟人，到底掃興。

畢貴人較機警，一看便料對方不是易與，再見人家財力大得驚人，又想重操前法，借著比燈拉攏，交一巨富朋友，增厚實力。及至十五日裡，命一心腹暗往投帖，想法拜訪，竟碰了一鼻子灰。

對方答說：「這類小事敝東不值親來。諸位都是本地財主貴人，他一個土包子也不敢高攀，拜訪萬不敢當，本人也不在此地，有什話明年再說。」

畢貴人本陰險，聽出對方口氣不善，分明料其必敗，令在明年翻本，別無商量，非但驕狂已極，也實欺人太甚，不由勾動無明火，想要到時打上一架，一則所辦河燈甚多，對方實力業已打聽清楚，並未見他大量把燈運來，如照目前的燈仍佔上風，就是昨夜走燈也只服裝吃虧，魚籃觀音和龍女善才沒有人家講究好看，別的也還各具勝場，不能算敗。

二則張、朱兩家世家子弟，本人均有功名，決不願為此妨礙父兄官聲。心想自己還是勝的居多，敗了明年翻本，另外設法暗算，一樣可出這口惡氣，也就罷了。

為了昨夜走燈相形見絀，當日格外慎重，並還租了許多戲衣，裝了許多神鬼，那些抬送花燈入水的土人也都另用酒肉犒勞，臨時訓練。到了月上中天，河兩岸大小好幾十座放燈口的燈棚正放燈口施食，所有水陸道場功德均快完滿。

快要賽燈之時，對方還是那麼毫無動靜，除原有外一盞新燈也未添出，自己這面卻是層出不窮，相繼點起，放在南岸之上助威，擺成好幾里長一條火路燈河，河上下一片通明，連天也被映成紅色。對方燈棚中的觀眾已越來越少，最後好似自覺無趣，將所有的燈都取出來，放在一座空曠無人的臨河土崖之上，只四五人拿了火把在彼照看，餘早走開，不知何往。

因那許多燈也是加工精製，十分華麗，聚著一堆之後也極好看，遊人也有不少趕去。但因土崖太高，路不好走，只能遠望。眾富翁聚在一處看台之上遙望，說對方到底土包子，這樣高的地方，水邊放燈之處均被我們占滿，這許多燈如何送它入水？同時連接飛馬來報，說各處路口均不見有對頭送燈的車馬走過，以為對方無聊，只好把昨夜的燈取出賣弄。

畢貴忽然想起對方的燈不曾準備浮座，看他心思那樣靈巧，怎會不曾想到？眼看時辰已至，各處法船業已焚燒，遠近河中已有不少河燈出現，一批接一批，越來越多，兩岸觀眾人早佈滿，專等人家放完，最後一場激烈緊張熱鬧場面，自己那十萬八千盞河燈，連同近三日陳設的各式花燈，業已暗中送往上流一兩里路的水邊埋伏。

只等三聲號炮，金鼓齊鳴，立時送人水中，順流而下。對方還是靜悄悄的，剛聽人報，說對方似知不敵，人已全數不知去向，只有幾個主持的人因在廟中做道場，法事剛完，正在開發香紙賞錢，有人問他比燈之事，推說另有同事主持，與他無干，東家不知來否。

眾人正在議論，紛紛嘲笑，對方臨陣脫逃，從來所無，不將燈放完，回去被許多孤魂野鬼附在上面，一定晦氣，不久必要家敗人亡。為了當年水大流急，兩岸做道場的所放河燈雖多，到了水中吃狂流一催，因是尋常紙燈，只在水面上像一叢叢的螢火蟲一般，略微明滅，一閃即消，轉眼都盡。

儘管這許多無知的人化了無窮財力，一到大河之中便覺渺小，幾句話的功夫全數消滅，被浪頭吞去。此時只剩上流一兩處道場，懷著遊戲心理，共總幾百盞河燈，卻不同時入水，三五盞一叢，飄飄蕩蕩隨水淌去，有的還未近前便被水打滅，看去已無什意思，兩岸觀眾同聲歡呼，震得河水均要飛起光景，連畢貴也斷定對方無什作為，立時發令放燈入水。

當夜月明無風，天氣甚好，河中雖是水大，浪頭不高，那些特製的花燈不易被水消滅，燈燭也是特製，比平常粗大好幾倍，能夠流出一二十里，正是顯耀時機，一聲令下，剛剛放了三聲號炮

，第一通金鼓還未打完，忽見崖上火起，才知對方的燈就在崖上焚燒，並不入水。正在同聲笑罵，說這等無知，水鬼得不到燈非尋他晦氣不可，早知虎頭蛇尾，只見一場，我們也省卻好些心思。跟著便聽人報，說崖上火起之後，那看管燈的幾個壯漢也都溜走，不知去向。

畢貴想起日裡對方那樣驕狂，不應不戰而退，心方生疑，不便出口。忽見兩個短小精悍的青衣人拿了成大忠名帖走上台來，說此是敝東回帖，令我二人致意，今夜事情將完，請諸位財主公子明年如其不吝見教，敝東照樣奉陪。畢貴一聽口風不對，忙使眼色止住眾人，不令嘲罵，正想借話探詢，來人把話說完便轉身走去。

台上擠滿各家親友，台下的人更多，忙命人去喊回，業已不見。等到三通鼓罷，河燈發動，遠望彷彿大片火雲紅浪順流蔽河而來，真是一時壯觀，好看已極。為首諸人較有見識，雖料對方必有舉動，又聽身邊武師說，那幾百個壯漢都像外鄉人，個個筋力壯，看去武功頗有根底，方疑對方要集眾打架。

心想，自己人多，還有好些彈壓的官軍，也不怕他。正在傳令暗中準備，那一簇火雲轉眼越散越寬，來勢絕快，萬點明星順流而來，業已快到台前，相隔還不到半里。

當地河面較狹，也有好幾里寬，由上流放燈之處起，兩里多長一條河面已成了一片燈海。初出現時還不怎樣，等到河面被燈遮滿，前頭已有三五盞為群的河燈零星飄到台前，猛瞥見上流天邊起了一條紅龍，越來越近，離那大片燈潮發源之處已快接上，均

覺奇怪。

先疑自己這面主持放燈的人格外求工，把燈分成兩起，另外趕往上流遠處坐了船到河中放燈，因此一開始便聚而不散，成了一條直線，與兩崖放法不同。看著看著，忽然發現那大片燈潮當中有好些奇怪的花燈，高出水上好幾尺、丈許不等，內中似還有人，又不像是坐得有船。

就這轉眼之間，那條紅龍已與大片燈潮相連，來勢更快，竟由當中穿過，看去好似一條十餘丈長的火龍，上面五光十色，奇麗無比，在萬燈叢中順流破浪而駛。同時發現那許多高出水面的花燈果然有人拿著，有的並還拿有流星之類，舞成一個火人，凌波飛馳而來。

當頭數人業由台前馳過，過時並朝岸上舉燈歡呼，最奇是這些人並未坐船，打扮得也和水中鬼怪一樣，另外還有好些扮成魚龍、夜叉、妖精、鬼怪、蚌螺、龜鼈之類，人藏裡面，多半看不出來，大片河面上立時魚龍漫衍，精怪百出，燈既奇巧富麗，拿燈的人又和真的水怪一樣，挺立水上，順流而下，自己這面二十多萬盞河燈非但比不過人家，反倒烘雲托月，為對頭增加了許多威勢。

那條火龍還未走近，天邊又出現一條，前後五條，五樣顏色，上面萬點明燈之外，還有各式各樣的花彩，壯麗無侍，美觀已極。最奇是那龍張牙舞爪，飛行水面之上，比尋常玩龍燈的還要靈活生動，端的巧妙不可思議。第一條來勢大快，只看出內裡有人，還不知道怎麼做的，為何人會立水不沉，動作這樣自然。

等到第二條過時，命人坐了小快船趕往河心臨近一看，第四條白龍也自走過，因其通體雪亮，外層鱗甲不知何物所制，銀光閃閃，這才看出那些舞龍燈的人腳底是一長條短木塊連成的特製木筏，因那木塊寬只兩尺，長才三尺，和蜈蚣環節一樣鉤連一起，龍身又大，四圍近水之處都有各式花燈環繞，連人帶木筏全被遮住，便近前也不易看出。

同時對方業已派人通知，說：「這玩意說穿了一錢不值，那些踏波而行的燈手並非什麼山精水怪，不過主人想的笨主意，這些燈手又是由湖廣江西各省請來，曉得一點水性，會划龍船的水手，每人均踏有一塊木板，但是下面浮有兩三寸粗羊皮豬腸和豬尿泡製成的幾圈氣囊，人再識得水性，立在上自然不會沉，暗中並還藏得有舵，可用腳踏，隨意轉折，不足為奇，諸位財主公子仿造容易。

「如其有此雅興，明年不妨一試，學這法子也可奉告。自來牡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，如不是諸位地主人代備有二十萬盞河燈，我們人燈較少，也不會這樣好看。全仗主人捧場，才有此盛況，特命我們代為致謝。如今太平年間，有錢人做完功德，作此遊戲，使各州府縣的人一同觀賞，也是有趣之事。

「敝東從小經商，南北通都大邑都有他的買賣，但是家居無聊，極願以燈會友，每年與諸位作此三日之會，請勿客氣。」這時河岸上的觀眾早和暴雷也似叫起好來，眾人全都面面相覷，悶倒座上，做聲不得。

畢貴總算家財最富，又不願輸這口氣，心雖恨毒，但被對方財勢嚇倒，料其雖是商人，必有極大來歷，門路更多，手眼通天，否則不會如此狂傲，也不會有這巧心思，不敢動武，打算探清細底再說，只得朝來人說了幾句「口說無用、明年再看」的門面話，事後一商量全都恨到極點。

先想設法暗算，又恐對方真有勢力，兩敗俱傷，只得一面查訪來歷，一面準備。心想，水裡的事弄不來，這般會水性的人先難物色，抄人家的老調也不光鮮，決計放棄水面，專在岸上出奇制勝。一面用勢力和人情勸告白塔寺和尚，將所有好地方完全包去，準備第二年翻本。

成大忠一賭氣，索性連白塔寺的和尚一個不要，自往雲南、四川等處請了好些僧人，另外聘請許多有名望的高僧，特意覓一空曠無人的河岸，搭下幾處法台，分別坐談講經，先照往例做起法事，到末三天另外比鬥。眾人見此聲勢，又是心慌，又是恨毒，也各想盡方法，打算到時一拼。

偏巧當年由四月裡便鬧飛賊，先還疑與對頭有關，後一訪問，成家也被偷去大宗珍寶，去年扮魚籃的那些珍寶差不多被人偷光，只是不曾報官，方覺騎虎難下。飛賊忽然失蹤，想起對方欺人太甚，最氣人是因向自塔寺定道場，和尚貪他主顧，打算從中講和，反被罵了一頓，說他雖也勞民傷財，放著許多災民不救，來此浪費，一則他的家財都憑心思財力經商而得，不曾盤剝苦人，更不曾做什貪官污吏，也非守財奴，自己有許多大買賣，用得再多也不相干，不像人家的錢多半造孽而來，真要心疼，不敢打腫臉充胖子，稍微低頭，當時作罷。

否則，雙方雖是一樣有錢，道路不對，至多不與計較，談不到化敵為友講和之事。所說實在可氣，越發憤怒，下了決心，準備當年再敗，便買出幾個兇手，由各人身邊教師中選出人來與之動武，就是得勝也必將他除去才能消恨。飛賊這一失蹤，越發寬心大膽鼓起勁來。

本來雙方都是聲勢浩大，彷彿摩拳擦掌，只等時機一到，短鋒相接，一個不巧便要惹出事來。旁邊的人只顧貪看熱鬧，不知內裡伏有極大一場凶殺，當地官府早有風聞，知道雙方除鬥富賽燈窮極工巧，並還準備一水一陸各占一面，打算決一勝負，誰也不肯絲毫讓步，別的卻不知道。成大忠那面照例事前聲色不動，表面上還看不出來。

省城以張、朱、畢三家為首，這幾十家紳富卻是用盡心力，樣樣都有準備，上來先將河岸一帶稍好一點的地方全都占滿，準備到時擺出十里來長一座燈山，河燈多半業已變成花炮水老鼠之類，命人埋伏兩岸，等對方的人拿了花燈凌波而過，便將預先製成上附河燈的火箭旗花朝對方連人帶燈射去，落到河中，藥線燒斷，仍化為一盞蓮花燈舒展開來，落到水上隨流飄去，看去不過是種別出心裁用箭射出、無須用人放入水中的河燈，實則所用便是火箭，那種旗花藥力更強，無論射到人和龍燈上面當時燃燒起來，猛烈已極。

為了用心陰毒，防備對方情急翻臉，並還備有上千名打手，各家教師全數出場不算，並還在遠方各地聘了好些有名望的武師鏢客從旁相助，這班人原因幫助官家擒那飛賊互相約請而來，到後不久飛賊失蹤，卻被留下示威。一樁不相干的閒氣，竟將事情鬧大，連飛賊之事都放過一邊，專心一意和對方勢不兩立。

省城文武官員以及當地府縣官看出形勢嚴重，一個不巧雙方破臉動武，定要死傷多人，鬧出極大亂子，心中萬分愁急。上司大吏又在日常催逼，問那飛賊可曾得著消息，無奈雙方財勢太大，決不聽什勸告。省城這面非但有名紳富全都在內，並還預防官府作梗，托有不少大人情，連督府將軍均有今日親貴函托照應，小小兩個州縣官如何敢抗。

總算當地府縣官均是寒士出身，雖然做著清廷官吏，人頗清正，皋蘭知縣楊昌壽又是耕農出身，識得民情，人更清廉，上月到任知道此事，老大不以為然，連夜做好稟帖去見藩台密稟，說本年各處水旱災民甚多，這些紳耆富戶放著巨萬災民無衣無食不肯出力捐助，卻將大量有用資財獻媚鬼神，和人嘔氣。

本意借著宴會召集擁來曉以大義，令其停辦，再出告示嚴令禁止，命將有用之財救濟那些垂死待救的無告之民，並還免去了為此會發生私鬥傷害人命，以勵民風而固根本。為防官卑職小，人微言輕，這些富紳都是在籍的顯宦，惟恐不聽勸告，反生誤會，欲求藩台和督府將軍商計，命令禁止，免得刁民借端滋事，引出非常之變。

楊昌壽原因先和知府商量，被告曰：「藩台和將軍的夫人便最信佛佞鬼，非但每家建有一座水陸道場，並因去年燈會好看，聽說今年雙方比賽還要熱鬧，特在河邊最明顯得看之處建上一座看台席棚，到時大請滿城文武貴官的官親官眷賞燈玩月。藩台夫人並為此將河南巡撫的娘家老太太和兄嫂姨妹接來看會，便督府軍門也都接有遠近親友。

「我和老年兄一樣，雖然做著本省首府首縣，都是懷著為國為民的心腸。我二人又是同年至好，科甲出身，與風塵俗吏不同，不願巴結長官，使人民受害，無奈中元盂蘭盆燈會為多少年的惡習，由來已久，黃河兩岸人民又最迷信鬼神，所放河燈非但說是水

中孤魂可受超度，河裡龍神也要出來欣賞，燈事如好便可免去明年水災，得慶安瀾。

「其實去年的燈最為講究出奇，多而且好，今年便決了兩處口子，下游千百里內都成澤國，豈非笑話？無奈積習難返，遇到這類事發生必說天意，如非每年敬神，水災更大，再不便是決口是在別處，與當地無關，為了敬神才未波及，簡直無理可講。

「我們官卑言輕，公公婆婆太多，何況這些夫人太太、官親官眷正在起勁頭上，我們攔他高興，事情辦不到還要耽誤前程，豈不冤枉？真能拼舍一官達到自己心願，為了百姓也還值得，偏是絕對無望，就算上憲明白，也作不了那些老少夫人的主。

「我看還是留得這一官半職，遇見機會還可為老百姓盡一點心，比較激於一時義憤，平白把十年寒窗、數千里奔波勞碌、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小功名輕輕送掉，於事無補，連將來想為黎民盡點心俱都絕望還好一點。

「不過他們鬧得這樣凶法，我們到底是地方官，只管大吏縱容，本城紳富膽大妄為，事前勸告無用，出了亂子照樣要受連累處分。我們事前常時稟告，專一請示，請老夫子們把稟帖做得婉轉一點，自將腳步站穩，只是暗示形勢嚴重，不做一定主張，他們三大憲和將軍如其能納忠言，知道利害，只要批示下來，我們立時雷厲風行，認真禁止。

「否則不出事大家都好，出了亂子我們也有話說，捏著他們把柄，至多受點公過和輕微處分，不怕他不為弭縫擔承，再要把事鬧大，地方府縣業已據實幾次呈報，本城文武上憲一再不理，還不許人多管，朝廷知道只有嘉獎，弄巧還可因禍得福，實比老年兄向上硬頂高明得多。照你那樣，不問上憲聽與不聽，這些大姓巨室先被得罪。

「你做的又是首縣，以後這官如何做法？我二人如非同年老友，又是同寅至交，我也不會直言無隱。做官的秘訣第一是要說的話行得通，上來先把上司得罪，你多愛老百姓，官先做不成也無從愛起。」

楊昌壽雖覺同年好意，無奈天性梗直，自覺此舉每年浪費無量金錢，動不動還要死傷多人，實是民間大害，拼舍一官也非力爭不可。當時犯了書呆子脾氣，表面謝了指教，只將內中妨礙官親的話頭改掉一些，連幕賓也未商量，自帶稟帖，當作一件機密大事，先見藩台密稟。

話還不曾說完，藩台是一個旗人，迷信而又懼內，先拍桌子大罵一頓，說：「你不敬鬼神，天誅地滅！尤其稟帖上面說，所謂龍神都是一些小蛇蟲豸，無知蠢物，褻瀆神靈太甚！你參官回去，將船打翻，全家淹死，無什相干；萬一龍王遷怒，明年發動水災，豈非萬死不足以蔽其辜？」

當時便令回去聽參。楊昌壽本由災區升遷首縣，素有骨氣，立被激怒，也反聲相抗，力陳利害，並說：「對方封疆大吏，本年遇到這重災情，當時不知發動急賑，事後又將災情隱蔽，以多報少，不知水退之後還有大量災民無衣無食，轉眼秋風一起，饑寒交迫，劫餘之民現已朝不保夕。

「像受旱災的涇川、慶陽兩州府縣更是赤地千里，到處哀鴻，省城這許多的豪富紳者，當此水旱災荒嚴重之際，不將有用之錢救濟災民，卻去巴結渺茫無知的死鬼小蛇，不知是何心肝！諸位文武大官任憑他們膽大妄為，養成驕奢淫逸、好勇鬥狠的刁惡風俗。

「不加禁止，反倒聽任官眷搭台賞玩，非但有失官體，也似有負朝廷付托之重，昌壽身為民牧，雖然官卑職小，斷無放棄職守之理！休說一官得失不足所計，只要問心無愧，便是當時為了頂撞憲台摘印下獄，全聽尊便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昌壽靜待後命便了。」

藩台阿圖海本是近支皇室親貴，由御前侍衛起家，年未四十便做了封疆大吏，雖是紈袴出身，因乃父現任兩江總督，所用兩個幕賓卻都是老公事，曾隨乃父多年。阿圖海奉有父命，最為尊重。

這兩人也真不負主人之托，樣樣留心，一聽戈士哈來說皋蘭知縣和主人爭吵，忙即趕來偷聽，見阿圖海已要發令收監，知道楊令先任酒泉，頗得民心，連任三年，除去兩個土豪和一個坐地分贓的惡霸，這次在景泰任上連經水旱災荒，均能勸募富民，出錢出力，並還不避烈日大水，親身下鄉辦賑，不知怎會被朝廷知道，如非朝中有人，省城好些大官均不免於處分，雖將災情報輕掩飾過去，楊令勤政愛民業已簡在帝心，這才將他調任首縣，不久還要升遷。

未到任前雖因謠傳，他兩次辦災全仗飛賊暗助，並未查出實據。上月剛巧迎合朝廷心意，密本奏保，越級升遷，忽然摘印下獄，公事上如何交待得過？對方又是科甲中人，同年甚多，不少當道，東家這等冒失，豈不惹出事來？忙將平日約定的暗號發出。

阿圖海一見心腹下人借送鼻煙走進發出暗號，知道把事做錯，盛氣頭上還在發作，兩幕賓已派人來請，一個便將剛把頂帶摘下的縣官搶前攔住，再三好言勸慰。昌壽便說：「只要答應禁止燈會，取消歷年惡習，照我條陳曉諭紳富，移作賑災之用，便朝藩台大人磕上一百個頭賠罪也所甘心，否則情願辭官不做，回家種地。」

幕賓知道全城文武官眷都把看燈當成一件大事，那些紳富也不能全數得罪，再三勸慰說：「貴縣所說看似一樁小事，便是敝東和貴縣一樣心思也無力禁止。如將前議作罷，將來出事決不使貴縣受什處分。如恐牽連，像貴縣這樣廉能之吏，敝東和撫台業已聯名奏報，轉眼升官。好在事情還早，明日便請敝東掛牌，另為調優，先署一個州缺，等聖旨到後再行升遷，並著即日起身，省得為此擔心，你看如何？」